

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2号丛刊

1981年10月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 农付业生产

——邓川、洱源白族乳牛生产调查

邹 世 恒

昆 明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室

目 录

一、邓川、洱源有关乳牛生产的情况	1
二、关于白族乳牛生产的历史和特点	3
三、解放前后邓川、洱源乳牛生产对比	8
四、洱源县乳牛生产为什么“三起三落”	10
五、洱源县如何发挥传统的经济优势	16
六、洱源县发展乳牛生产的经济效益	20

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农付业生产

——邓川、洱源白族乳牛生产调查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搞好粮食生产，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让各族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还是一个需要深入具体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最近，我们对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发展传统农付业乳牛生产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调查研究。该县发展乳牛生产的实践表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力发展传统的农付业生产，是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一条捷径，很值得分题介绍。

一、邓川、洱源有关乳牛生产的情况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邓川、洱源，古名邈賧、浪穹，本来是两个相邻的小县。于一九五八年合并，称洱源县。该县地处滇西洱海源头，三面环山南面临水，美丽富饶，是云南著名的乳牛、乳扇产区。

据一九八〇年统计，全县总人口257,347人，共46,354户。白族占总人口的63%以上，其次是汉、彝、回、藏、傣等族。共有耕地面积553,889亩，坝区占23万多亩。此外，还

有草山草坡约60万亩，山林200多万亩。全县划分为双廊、江尾、右所、城美、茈碧、三营、牛街、凤羽、炼铁、西山、乔后共十一个公社，128个大队，1,493个生产队。

全县总面积1,641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最高2,678公尺，最低1,678公尺。全县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霜期较短，原野常青。盛产水稻、豆类、包谷、小麦、薯类、油菜等农作物。草地复盖面积达80%以上，植被草以禾本科为主，饲料和水草资源十分丰富，草质优良。经济生产以种植业为主，畜牧饲养业是很重要的农付业。有名的邓川乳牛就是江尾、右所一带培育出的良种，有体质坚实，耐粗放饲养，繁殖成活率高，抗病力和适应性强等优点；並具有一定的泌乳能力，每天能产奶2.5~6公斤，乳味芳香，含脂粉率高，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优质奶。邓川、洱源坝区农民，向来就有饲养乳牛制作“乳扇”的传统，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把鲜奶加工做成“乳扇”，以便于保存和运输，自己只消费一部分，大部分都用以出售。牛奶、“乳扇”早已成为该地区集市贸易的主要商品。

洱源县所产的“乳扇”，营养特别丰富，乳香味浓，酥脆可口，是一种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高级乳酪，是很有名的滇味佳肴，民间常用以待客，清代曾用以进贡。“乳扇”不仅畅销省内外，历史上曾远销缅甸一带。由于“乳扇”有如此广阔的销售市场，这就促进了该县乳牛生产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种传统的农付业，

在农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乳牛收入早已成为当地农民主要的付业收入。

据当地老人们说，自古以来，邓川、洱源坝区农民在日常生活动、婚丧嫁娶方面的费用来源，主要是靠饲养乳牛制作“乳扇”的现金收入；即使是鳏寡老弱，也要喂养条乳牛赖以为生。农民说：“家有一条牛，用钱不发愁”，说乳牛是“聚宝盆”、“摇钱树”等等。所以农民“爱牛如子”、“爱牛如宝”，都精心饲养乳牛。但是，由于乳牛的身价很大，一般农民很难拿得出足够的资金去购买，往往得采取民间上踪聚资的办法去买牛来养，用挤奶做“乳扇”的收入还踪。如遭乳牛生病死亡之灾，那就等于是倾家荡产似的。故民间有“发财为养牛，倒楣也为养牛”之说。足见这里的饲养乳牛问题，是关系到当地农民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白族乳牛生产的历史和特点

洱源县各族人民都非常勤劳智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传统农付业的乳牛生产，有其漫长的历史源流，散见于史书记载中。春秋战国延至西汉时期，邓川、洱源的古代民族尚处于“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原始游牧经济中。到了隋唐之际，已经发展成“邑落相望，牛马蔽野”的农牧经济。到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农业和畜牧饲养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牛马遍布点苍山”的盛况，有名的“大理马”“邓川牛”在这

个时期已经闻名。自古以来邓川、洱源畜牧饲养业就很发达，并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这一史实还可以从该地区现有的百草箐、草筛嘴、量羊涧、马厂、牛街、双栏等地名引为旁证。至于邓川、洱源的乳牛，“乳扇生产情况，一直到了明清时代，在地方志上才有了比较具体的记述。据《大理府志》载：“乳扇、酥油，邓川、浪穹俱出。”又据清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所修的《邓川州志》记：“乳扇售之张，值一钱。商贩载诸远。为美味，香脆愈酥酪。凡家饘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张，八口之家，足资俯仰矣，故彼户尚之。与骡、马、羊、豕同尊息。”上述记载说明，邓川、洱源各族农民饲养乳牛，制作“乳扇”，已经是一种传统的家庭饲养农付业，这种个体商品生产在农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历史至少已有两百多年。这种传统经济生产的形成，可能与该地区长期受藏族和元代受蒙古族畜牧经济文化影响有关，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邓川、洱源坝区各族农民，在长期饲养乳牛，制作“乳扇”的生产中，形成了乳牛生产经济区，对乳牛的饲养管理、选育良种、“乳扇”加工等，都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技术与经验，也产生了若干经济特点。从实际出发，要很好地发展该地区的乳牛生产，那就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生产的各种特点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有以一下一些特点很值得加以重视：

1. 乳牛生产是洱源县传统的重要农付业，与农业有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坝区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乳牛饲养经济区，以邓川、洱源两坝区为主，江尾、右所为中心向南北延伸。山区所饲养的黄牛虽然很多，但一般都没有挤奶制作“乳扇”的习惯。近年来，随着大理坝区捕鱼、染织等生产的衰落，乳牛生产已经突破桃园村的界线，迅速向喜洲、大理方向发展。坝区饲养乳牛，几乎都是采取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法，每年4~10月青草期大都放牧，11~翌年三月枯草期大都舍饲，群众说：“在家吃一斗，不如外边走一走”，放牧也仅只是为了加强牛的活动。因为坝区村社周围都是田地，离草山草坡较远，专供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所以坝区饲养乳牛，主要还是靠精心喂养，邓川乳牛每天需要喂精饲料两次，挤奶前将煮熟或浸泡过的蚕豆与豆糠加水拌匀喂，青草或稻草每天喂三至五次，舍饲乳牛每天喂水两次，每隔三至五天加喂食盐蚕豆麴水一次。每头乳牛每天需要的饲料量是：蚕豆1~2公斤，豆糠2~4公斤，稻草5~10公斤，青草季节尽量割青草喂，冬季需要补充萝卜、蔓青等多汁的饲料。总之，农民要喂养好一头乳牛，的确是需要付出很高的劳动代价的。

2.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密集型传统的家庭农牧业，饲养乳牛和加工制作“乳扇”，历来都是以各家各户分散经营为主，但早已出现委托“牛倌”集中放牧的办法。凡饲养乳牛较多的村庄，如江尾、右所一带，一般都有专门从事代人放牛的专业“牛

“牛倌”，由饲养户在每年夏秋收割后，按头数付给“牛倌”一定的钱粮酬劳。据当地老人说，“牛倌”的收入约等于农村教师的收入。凡天晴上午，“牛倌”就在村头吹响牛角号，饲养户闻声打开圈门，牛会自动走到村前集中，到齐时“牛倌”就赶往草山坡放牧，下晚又赶回村前吹响号角，牛会自动回到自己的圈里井井有条。放牧中如牛发生急性“气胀病”，“牛倌”会砍一个园叶杨柳棒套勒在牛嘴中，任其嚼咬，病即可除，如不知此法牛很快就会被气胀死。“牛倌”都具有丰富的放牧经验，是畜牧兽医能手，在农村中很受尊重。

5. 长期以来，邓川、洱源坝区农民一直希望选育出产奶量高的优良牛种来，特别重视积累选种育种的经验，围绕着与泌乳量有关的体型、毛色、乳房等，有许多有趣的谚语，如“张飞身子娘娘脚，走起路来不稳妥”、“黑牛白奶包，紫牛铁鼻尾”、“乳房似香炉，乳筋象藤络”等等。认为有这些特征的牛是产奶量高的上等牛。但农民们最重视的还是育种，宁愿出较高的价格争相购买母牛产奶量高的仔种来喂养，可是上好的邓川乳牛，日产奶量很难达到十公斤。同一个村的同一条牛，在张家饲养着时产奶量很好，但李家买去喂养时产奶量就下降，有群众认为这是因为与“家运”的好坏有关。其实呢是与掌握传统的饲养方法技术的好坏有关。单就牛圈来说，各家各户的设置都有很大的差别。据有饲养经验的当地老农说：“若要乳牛养得好，牛圈必须保温

透气多垫草”，“好牛不站，好马不躺”。因此，垫圈草宜厚不宜薄，要保持一定的干燥，要经常有新鲜草，以便牛躺着有草可食，这样牛才能长得好，少生病，产奶多。

4. 加工制作“乳扇”是洱源县特有的传统的小商品生产，也历来是以农家个体手工劳动进行生产，方法简单必须熟练，只要准备一缸发酵的酸奶水，将一口小锅放在火上，先舀一木勺酸奶水倒入小锅内，烧到烫手时，约摄氏 $60^{\circ}\sim 70^{\circ}$ 温度，再舀约半市斤重的一碗鲜奶倒入，用一双粗木筷徐徐搅动，便逐渐凝结成胶状似的奶筋时，即捞出用手指翻转捏揉，然后拉开成张，挂到架上晾干便成“乳扇”。每做一张乳扇就换一次酸奶水，将用过的酸奶水倒在另一空缸内盛着，次日缸内酸奶水上会浮起一层泡沫油，取出捏成团，装在钵内用蒸笼一蒸就能得到付产品酥油和奶楂。每做一市斤“乳扇”要十四斤左右的鲜奶，以白净略带淡谷黄有油泽者为佳。“乳扇”的储存和运输，必须保持干燥和通风透气，否则容易生霉。这在民间都是有一套方法的，所以才能够“运诸远”而不变质。现还有待于商业贸易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

总而言之，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传统的农付业生产的历史和特点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是抓好多种经营，组织领导好农村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方能对农村经济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正确解决发

展少数民族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

三、解放前后邓川、洱源乳牛生产对比

解放前，邓川、洱源坝区的乳牛生产是比较发达的，饲养乳牛、制作“乳扇”在农村和城镇都很普遍，但劳动成果绝大部分却被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巧取豪夺剥削完。在三大敌人的压迫剥削下，农民长期过着非常贫困的苦难日子。当地老人们感慨地说，我们邓川、洱源，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确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里却多灾多难，天灾人祸经常不断，天灾主要是人畜瘟疫，人祸主要是战乱。浩劫之后，农村一片荒凉，只要留心观察一下，至今还可看到灾乱后遗留下来的断垣破壁。即使在沒有发生特大的天灾人祸时，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也终年是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下挣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终日劳动，辛勤饲养乳牛制作“乳扇”，希望发家致富，但总是以倒楣告终。以来就没有谁饲养乳牛制作“乳扇”发家致富，所以在过去洱源县民间有这样的口语：“乳牛生产是把伞，准吃不准攒；做“乳扇”是“汤里捞钱水里去”，这些口头语里实际上包含着乳牛生产者的苦难情况。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邓川、洱源各族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解放后，在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邓川、洱源经历了民主

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压迫剥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为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还存在的事实上不平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翁，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各族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人畜兴旺，乳牛生产也随之迅速发展，一九五二年全县所饲养的乳牛就已经达到6,802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对乳牛生产从财力、物力和技术上给予许多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在洱源县创建了畜牧兽医站，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在邓川地区，引用荷兰种牛进行邓川牛的品种改良工作，并设立国营乳牛人工授精站，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乳牛杂交改良工作和防疫治病工作。有力地防止了疫病的流行，获得了很好的杂交优势。本地乳牛一般的产奶量，每年仅七百公斤左右，经过用荷兰牛杂交配种，一代杂交乳牛的年产奶量达到一千二百多公斤，比本地乳牛的产奶量增加57.2%，二代杂交牛的年产奶量，普遍达到了一千五百多公斤，比本地牛的年产奶量增加一倍以上。使农民群众在解放前始终无法达到防治乳牛疫病和提高乳牛产奶量的迫切愿望，在解放后才很快地就实现了。

洱源县原来在右所只有一个每天只能处理吨把奶的破旧炼乳厂。党和政府为了帮助扶持洱源县传统的农付业乳牛生产发展，一九五七年决定由国家财政拨款在邓川建立一个新型奶粉厂，在

建厂过程中战胜了种种困难，很快就建成了一个每日能处理八长吨鲜奶的奶粉厂，如果三班倒，每日就能处理二十二吨鲜奶。邓川奶粉厂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投入生产，一九六〇年纳入国家计划，从此农民生产出来的鲜奶才不愁出路了。彻底改变了解放前农民生产出来的鲜奶出路有限，价格最低，有时只好倒去喂猪的情况。

以上这些事实都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才能摆脱旧社会的苦难，从发展乳牛生产中得到生活的改善。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四、洱源县乳牛生产为什么“三起三落”？

解放后到农业合作化高级社之前这段时期，洱源县的乳牛生产一直发展很快，乳牛饲养总头数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多头，创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但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对待乳牛生产问题上，主观急躁，用对一般大牲畜的政策对待，对乳牛生产的历史和特点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加任何经济性质的分析，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匆匆忙忙地用行政的方法把本来在千家万户中精心饲养得很好的乳牛，统统折价入社，集中起来关大圈饲养，那些本来已经分户分圈养惯了的乳牛，一下子集中起来关在条件很坏的牛棚里，饲养管理

又跟不上去，牛与牛之间就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霸王牛又把强牛的肚子用角顶破，结果有的打架死，有的抢不着食饿死，有的冻死，造成乳牛大量死亡，乳牛头数急剧下降，到一九五七年高级合作化实现时，全县饲养的乳牛，就由原来的一万一千多头，下降为四千七百多头，损失了一半以上。但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可能去总结。

紧接着就来了“大跃进”、“反右倾”，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遭受到严重困难的摧残，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连涇源县的乳牛也遭受到空前的灾难。一九五九年，县社和管理区平调乳牛“大办”奶牛场，县里平调了五百多头上好的乳牛在梅和大队的耕地上办了一个大奶牛场，连换了五任场长都没法办下去，后来这个场的乳牛，死的死，宰的宰，卖的卖，一头不剩，只剩下场长和几名饲养员照领工资吃“大锅饭”。到一九六一年全县饲养乳牛头数下降到3,836头，是历史上最低的数字，与最高数比，每三头牛中就死了两头；粮食产量也大量下降，使人民遭受饥饿死亡。

一九六二年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乳牛生产暂时出现了生机，全县饲养乳牛头数回升到4,731头。但是，在乳牛生产刚刚开始好转不久，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就在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干部和群众犯方向 and 路

线的错误，乳牛生产又遭受损失，饲养头数又再次下降。如江尾公社兆邑大队又搞了一次乳牛折价归集体，该大队这次折价的损失最大，折价前原有大牲畜六百五十四头，折价归集体集中饲养不久，就死得只剩下二百多头。七队的牛死得最多，三十一头死剩十四头，群众将死掉的牛皮剥下来钉在墙上开“牛皮展览会”。十三队原有牛四十一头，死了二十八头，群众说：“几乎快死得只剩下饲养员了。”总之，群众是吃了不少强调乳牛集中饲养的苦头的。由于时而集中饲养，时而下放归私人饲养，政策不稳定，使乳牛生产长期停滞不前。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邓川、洱源的乳牛生产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全县饲养乳牛头数有所回升之际，紧接着又来了个“割资本主义私有制尾巴”，大牲畜全部折价归队，集体饲养，结果全县乳牛又下降到四千九百头。自从一九七一年全面折价归队后，有的社队就开始实行集体所有，分户饲养，鲜奶收益分成，繁殖幼畜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但实际上标了工分、饲料帐后，集体並沒有得到利益，还经常亏本。从全县饲养乳牛头数看，仍然一直徘徊在五、六千头之间。江尾公社兆邑大队总结了七次折价的经验教训，就采取明集体暗个体的办法抵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样才使全队大牲畜得以逐渐发展。后来全公社都采取了这个办法，交售的鲜奶由大队统一向奶粉厂结算，大队提成20%，其余全归交奶户。上级来

检查，就把帐本拿出来，说牛全是集体的。用社员的话说，是拿20%的奶款买来块公字招牌。江尾公社的乳牛生产，就是在这块公字招牌下一直发展很快。

回顾洱源县乳牛生产“三起三落”的具体历史情况，已经足以说明，乳牛生产的起落关键在于政策。凡政策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客观规律时，乳牛生产就迅速发展；凡政策不符合这一客观经济规律，不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冒进，在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就搞大集体，大集中饲养，乳牛就大量死亡。每当牲畜大量死亡太多，生产第一线上的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了减少损失，又会被迫退到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上去。但是，解放以来，长期认为乳牛生产只有集体公有，集中饲养才称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从当地实际出发，看不到乳牛既是农民的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的双重性。本来允许个人所有，分户饲养，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反而被认为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尾巴”等等。因此，每逢农村经济政策反复，每次运动一来，首先就从乳牛饲养问题上开刀，然后就联系到领导方向、路线、政治立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等整干部，干部互相整，层层往下一直整到农民群众，损害群众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整得农民群众饿着肚子也不敢搞乳牛生产，这实际上等于把农民群众捆起来，使他们没法搞生产出路。而在别

的地方呢，又往往是拿自留地、市场贸易、饲养家畜家禽等问题来整。其结果都是使农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干部和群众都吃尽了苦头。这种结果又不可避免地要反作用于政策，使政策表现出反复无常，成为恶性循环，谁也无法阻挡。很明显，农村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而实质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所致。再就洱源县组织和领导乳牛生产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具体领导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深入，没有很好地进行理论性的实质分析，往往是风大随风，雨大随雨，领导工作方法一般化，比如对以下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不当。

1. 对邓川、洱源坝区传统农付业乳牛生产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仅仅是一种以分户饲养为主，放牧为辅的个体家庭饲养业，并不是独立的畜牧饲养业，但还没有很好的认识这些情况，就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搞了多次大集体、大集中饲养，一再失败而没有作个认真深入细致的经济分析总结。

2. 邓乳牛生产在邓川、洱源坝区农村经济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关系到农民切身经济利益的大事，同时也是关系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事，在还没有搞出个全面的经济评价和规划来，就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硬搞“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集体饲养，人为地造成乳牛生产的经济利

益与劳动者的切身经济利益脱离，结果不仅乳牛生产的经济优势发挥不出来，反而成为使国家、集体、个人利益都遭受损失的祸根。

3. 没有认真深入研究农村经济结构问题，对乳牛生产是邓川、洱源坝区农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农业生产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密切关系。而对这些经济关系还没有个比较明确的分析认识，这就很难避免产生单打一地去做“以粮为纲”，结果乳牛生产遭受损失，粮食生产也搞不上去。

4. 洱源县坝区农村的商品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商品生产门路少得很，传统的农付业乳牛生产，也仅仅是点个体小商品生产，完全依靠当地的农村贸易集市出售。从一九五九年底邓川奶粉厂建立后，农民所生产出来的鲜奶，绝大部分都交售给国家，这都是很明显的实际情况。但不加分析地执着于列宁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点，并附和“不堵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论调，去过早地取消传统的农付业乳牛生产和限制农村集市贸易，事实证明这种作法行不通。

当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也绝不能否定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洱源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洱源县的经济生产还是搞得比较好的，乳牛生产